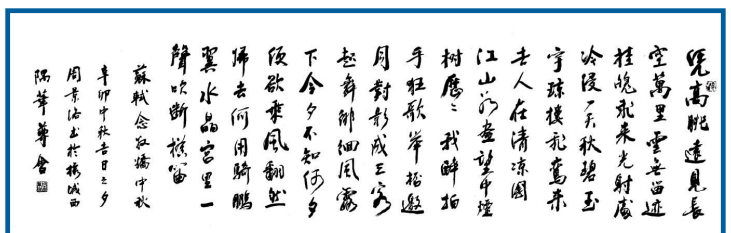
周景洛福州辦書法作品展



▲周景洛書蘇軾詞《念奴嬌・中秋》

▲周景洛（左）陪同原福建省委統戰部長陳營官參觀作品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史兵福州報道**：「文墨春秋——周景洛書法作品展」元旦在福州畫院開幕，吸引不少福建、港台及美國的書畫界名家、政界名人前往欣賞。作爲長期活躍於新聞界的書法愛好者，周景洛的書法作品，如其衆多新聞佳作一樣，令人讚賞。

周景洛出生於閩南著名僑鄉泉州的書香之家，畢業於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長期在新華社、中國新聞社從事新聞工作，曾任中國新聞社福建分社社長、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總編輯、福建省記協副主席。退休後仍擔任《閩商》雜誌社總編輯。周景洛曾六次獲得福建新聞獎一等獎，並曾獲中國新聞獎。他曾兩度在香港工作，著有《九七前看香港》、《我看東西》、《心橋》等新聞作品選集。

周景洛幼承庭學，其父親周梓材是泉州書法名家。周景洛書法初受父親影響，文氣盪漾，以行草見長。後得趙樸初、啓功等書法大師眞傳，頗有幾分趙、啓遺風。周景洛表示，其大學畢業後進入新華社總社工作，「這讓我有幸走歷祖國的名山大川，遍覽歷代石刻與碑帖。更有幸的是採訪、結識了趙樸初、啓功等書法大師，並得到大師的悉心指導。」

近年來，周景洛的書法作品曾參加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名人名家書畫展、弘揚佛教文化海峽兩岸書畫精品展、福州、台北、紐約三地書畫名家邀請展等，中華書法網闢有個人書法專輯介紹。中國新聞社原社長郭招金是周景洛的大學同班同學，又同時在香港傳媒工作過，他爲「周景洛書法作品展」作序，評價周景洛書法作品「其書去姿媚，張力多內斂，富有書卷氣，獲識者喜愛」。

「周景洛書法作品展」由美國海峽兩岸文化交流基金會、美國福建同鄉會、中國新聞社福建分社、東南快報、福建省書法家協會、福建省收藏家協會主辦，展覽於今日下午六時閉幕。

用舞蹈表達思鄉情懷
《蕭邦Ⅱ》敘說集體回憶

【本報訊】**實習記者李兮言報道**：蕭邦的音樂，有人能聽到柔情浪漫，有人能聽到豪邁剛毅。在他的指尖彈奏的一個個獨立的音符，總能勾勒出一幅幅形色各異的想像畫面。但不管是哪一個音符，哪一幅畫面，曲子裡流淌的，卻總是縈繞蕭邦一生的故土情結。

並非只有傳奇人物如蕭邦，才會對某個特定的地方有執著的思念。從街角經過的每一個尋常人，都可能對某一片土地有着最美好的念想。而關於土地的回憶，獨特之處在於，土地其實是一個載體，在這之上發生的種種，才是人們百轉千回後仍不能忘懷的記憶。它不只是個人的回憶之所繫，更承載着集體的共同回憶。

五線譜上的音符化爲舞蹈，同樣能夠深入這片土地。

舞蹈劇《蕭邦vs Ca幫Ⅱ》敘述的就是一片土地上的集體回憶。故事的場景可能是你我熟悉的一個操場，一間房、一條街。一群Cai子以爆發性的能量充滿身上每一個細胞，蕭邦的音樂爲Cai子們引路，尋找那個特定的地方。Cai子的故事，則爲台下的觀衆引路，引向每個人的「那些年」。

▲「遊戲」是年少時光最重要的記憶之一 本報攝

▲表演者正在排練《蕭邦vs Ca幫Ⅱ》 本報攝

◀編舞者王榮祿是「不加鎖舞踊館」的創辦者，他認為舞者不應受舞台束縛 本報攝

即興性強成舞劇特點

《蕭邦Ⅱ》與去年公演的《蕭邦Ⅰ》，故事結構上沒有大的變化。只因故事即興性很強，演員不同，故事和背景自然也就不同。「與大舞台演出不同，大舞台一般有既定的故事、角色，但這齣舞蹈劇卻依賴表演者的故事和經歷，不同的人演就有不同的特點。」編舞者王榮祿告訴記者：「表演內容，很多是演員以前玩的遊戲，或者他們發生過的兄弟間的故事，這些都是他們在排練時慢慢溝通、找尋的回憶。」《蕭邦I》的演員是八十後與九十後男孩，而這一次，還加入了七十後的回憶。

相同的是，演員們同樣是一幫青春躁動的男孩。好動的他們，像是體內有用不完的鈣（Calcium）質；同時，年輕狂妄的他們，又很「KAI」很傻。如此，便被稱爲「Ca幫」。一群年輕男孩去做一件事，經常會見到很粗糙的東西，但這卻符合年輕人愛玩的性格，因此反而很有吸引力。王榮祿認爲，在即興的表演狀態裡，這種「粗糙」能得到平衡。

一群男孩的Hip-hop、現代舞、雜技，同時也有如蕭邦一般迷失異鄉的思念情懷。「蕭邦」這個主題，最初是康樂與文化事務署委託不加鎖舞踊館創作，因時逢紀念蕭邦逝世兩百周年，便有將舞蹈與蕭邦音樂融合的創作要求。蕭邦的音樂動人，有時寫意有時寫景。從創作角度來說，有想像空間，能夠產生很多畫面。但對於王榮祿而言，蕭邦本身的經歷更具有吸引力。蕭邦第一個作品是《波蘭舞曲》，最後一個作品是富有波蘭民間色彩的《瑪祖卡舞曲》。他一生的創作，和故土息息相關。「他不能回到祖國，但寫了很多樂曲寄託思鄉之情。這個特定的地方引起了他的情意，這是最吸引我的。」王榮祿說。

蕭邦音樂與舞蹈相融

王榮祿是不加鎖舞踊館的創辦者。馬來西亞籍的他，移民香港二十多年。因爲已「落地生根」，他需要對香港有更深的了解。王榮祿告訴記者：「人在一個地方，就會常常想，這個地方的過去是怎樣的，有什麼東西值得繼續堅持。這是一種集體回憶。而基於此，談這個地方的將來才有意義。」

是舞蹈，亦是遊戲。《蕭邦Ⅱ》從頭到尾充斥着歡笑。王榮祿認爲，這種樂趣能夠改變些東西。現實可能是麻木、蒼白的，但人的心態，卻能改變對現實、對世界的看法。「通過尋找回憶，也許會記得這個世界不是所有東西都是灰色的，未來並非沒有希望。」

玩樂的東西的確不能改變世界，它或許只能永遠停留在某個地方，在人們的回憶裡。但現實也帶不走這些東西。那些共同的回憶，那片土地，是長照人們內心的暖暖陽光。

《蕭邦vs Ca幫Ⅱ》是香港舞蹈團實驗舞蹈劇場「八樓平台」計劃的特約編創作品，將於本月六日至八日在上環文娛中心八樓上演。

大學堂

陳天權

與你同遊

位於薄扶林道的大學堂，是香港大學其中一所男生宿舍，亦是港大四座法定古蹟之一。這是始建於一八六〇年代的西式住宅，有四座八角形塔樓，這種都鐸式的建築風格在香港難得一見。

大學堂原名德格拉斯堡，由蘇格蘭商人德格拉斯・立壁興建，作爲船務公司總部及寓所，在樓上可以眺望進出維多利亞港的船隻。建築物的最初規模沒有現今這般大，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於一八九四年購入後，加建新翼，每層均有遊廊，並有一條中央走廊連接各房間，讓居於附近的傳教士遷入靜修，名爲「納匝肋修院」，另外又建兩層高的大樓用作印書工場。

納匝肋印書館曾出版三十三種不同語文的聖經，又印刷史地、文學、語言學和教育等書籍，是西方知識的泉源。一八九九年出版了深邃的藏文、拉丁文和法文對照字典，所用的字模大部分由滿方濟神父親手鑄造，工作之難度可想而知，從中亦窺見神父對各種語文的掌握。

淪陷時期，納匝肋修院成爲日本憲兵總部，印書館自此停止運作。一九四九年後，巴黎外方傳教會將總部撤出香港，大批傳教士離開，納匝肋修院空置。一九五四年被香港大學買入，兩年後改爲男生宿舍，名爲「大學堂」。舊日的聖堂改爲飯堂，地下靜修室成爲公共休息室，印書館大樓則拆卸。宗教環境雖然不復存在，但歷史的厚重感仍讓人緬懷不已。

大學堂的食堂曾是納匝肋修院的聖堂

微言博語

「王求，你要無欲無求。」「王求，你要無欲無求。」「王求，你要無欲無求。」

三個穿黑衣戴黑帽的女人，總是在重複着這樣的話。三把聲音交疊着，像是在預言着王求的命運。

在伊坂幸太郎的作品《某王者》裡，《馬克白》裡的三個荒野女巫，被借用成爲《某王者》的角色。伊坂幸太郎這回寫職棒的故事。一個弱得不能再弱的棒球隊仙醍國王隊，山田夫婦卻是忠實的球迷，甚至相信自己那即將出世的兒子將成爲帶領球隊走向王者之路的王牌球星。在故事中荒野女巫的吟唱裡，我們都清楚知道王求——山田夫婦在仙醍國王隊最屈辱的一天所誕下的兒子——將來的命運，包括他如何成爲棒球明星，及不幸隕落。在這齣備受網民讚賞，我卻認爲只在技巧上取勝，故事人物卻刻畫得十分表面，所描述的社會議題也不過是虛有其表的空殼，不知怎地，我卻誤以爲劇集裡也出現了荒野女巫的吟唱。每回劇集中出現「如果，命運能選擇」的歌聲，荒野女巫的笑聲便在暗處響起。

三女巫

洪 嘉

《某王者》裡王求的父親山田亮，殺了人。這件事在多年後仍是他的陰影，直至踏入少年期的王求，在某日深夜發現父親正在客廳的暗角裡做出奇怪的動作，山田亮才知道自己在睡夢的狀態中，重演了那個殺人的過程。

這個，便是無法選擇的命運。在王求生命的最後時刻，三個女巫再次出現。「這一刻終於來到了。」她們再次吟唱着，交疊着聲音，宣告那早已寫下的結局，而馬克白最終也只能依着早已注定的道路，走向終結。

東寫西讀

去年兩大教訓

一衆傳媒過去十天細數不同範疇的十大新聞——如果要數去年全年令人緊張，而事件又變化多端、且影響比較深遠的一樁國際新聞，則「歐洲債務危機」是必然之選。事實上，危機發展至今，由「黑豬之亂」延伸出希臘破產，再到英國跟歐盟諸國決裂，確是每次都峰迴路轉，但卻又仍未解困。美國前財長森馬斯（Lawrence Summers）對此新聞所帶出的啓發有極深感受，並把他的慨嘆，歸納成兩大教訓，值得一衆投資者及領導好好反省：

第一，是政府今後若再推出任何救市措施，切忌再使用一些華麗但聽不明白的用字——近年經典例子，當是由同是美國前財長的保爾臣（Henry Paulson）在金融海嘯時所提出的「Super-SIV」：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超級結構性投資工具——結構性投資的運作本身已經複雜，還要加上「Super」，便是「超複雜」的政策了。如此繁雜，試問投資者又能否完全明白，繼而回復信心呢？其實，世上過往有效的救市措施，往往一般而言都是花招；所以，再看到任何複雜的財金措施的話，一聽便明瞭清楚，不可輕易信任。

第二大教訓，是人們今後要如何分析國債——世界各地的傳媒之關注點，多數會落在政府如何揮霍無道（例如：希臘政府曾一度有過百萬公務員）。不過，森馬斯卻解釋，雖然政府揮霍固然是大問題，但一個國家會弄至瀕臨破產的眞正致命原因，往往是那個國家既欠缺增長，兼同時通縮：這時候，整體經濟根本沒有創造財富的能力，沒有稅收，政府便沒有償還國債的資金。由此分析，我們亦可看清一個事實：單靠控制政府花費、削減財赤、並管制金融制度的「系統性風險」等措施，只能防止危機在將來出現，但實質上對國家的經濟發展仍然無濟於事——因爲，管得太緊，會令投資者不願投資，於是便不能催谷就業，國民沒收入，市道只會持續下滑。是故政府始終要投資實業、創造職位，方可望今年可以解決所有核心經濟問題！

軒轅伯

「北定」白瓷孩兜枕

李英豪

閒性閒情

現今古瓷器藏家，大多數注重明、清官窰彩瓷；但也有些同好者與筆者一樣，對北宋白瓷視若瑰寶，縱使珍品極罕而難得，然而能夠一睹廬山眞面目，已心滿意足。

定窰，就是北宋白瓷之冠，窰址在現今河北省曲陽澗磁邨及東西燕川邨，古屬定州，故名定窰。古定窰有多種，優劣不同，質粗或色黃者爲下，不值一瞥；要色白且滋潤爲貴，土脈細膩；有竹絲刷紋者爲「北定」，有花者多屬「南定」。前者釉中或有淚痕，質薄有光；因多爲白玻璃釉，瑩潤勝雪。

北宋因爲受金兵侵略，不少出色工藝師紛紛逃到南方，在景德鎮燒造類似定州故鄉的白瓷；後世稱之爲「南定」。南宋初期泗州窰、宿州窰也有仿燒，卻遠不及北宋後期精品。北宋白瓷孩兒枕，造型如孩兒伏臥狀，背作枕面，浮雕紋飾精美，神態活現（**見附圖**），乃白瓷塑之早期極品。北京故宮博物院就珍藏了「北定」白瓷孩兒枕。

人間百貨

中國飲食文化有俗諺謂「南雞北鴨」，說南方雞嫩，北方鴨肥，各有千秋，所以南方雞菜變化多端，而北方烹鴨最爲精彩。

話雖如此，南方仍有一味鴨做得絕妙，簡直天下無雙，此鴨乃臘鴨也。每屆冬至，「雙南（南雄和南安）臘鴨」上市，威震（飲食）天下，只須斬鴨一截，放在飯面蒸熟，不必烹飪技術，已滋味無窮了。

以前珠江三角洲乃魚米之鄉，不意外地連鴨兒都很肥美，便有臘鴨的製造，其歷史亦有六百年。由於稻田多產螃蜞，它們專吃禾稻，糟蹋農稼，而鴨子喜吃螃蜞，故各鄉農民皆養鴨除害。而且在早晚兩造禾稻收割期間，田中多有遺穀，放鴨下田拾食，所以鴨兒長得特別肥美。

趕鴨仔

吳 昊

養鴨人家愛在河上養鴨，他們把竹子編成一個排，橫架於船上，一排容鴨五、六百隻，稱作「鴨排」，初時飼以小魚蝦蜆螺，稍長則縱之田溝間覓食螃蜞，到割禾的時候，鴨排便沿着河道航行，只要給少許租錢田主，就可讓鴨落田拾吃遺穗，時人稱爲「鴨埠」。每年晚造收成不久，田中遺稻吃完，鴨子肥美，未幾臘鴨也就上市了。

余生也晚，無緣得見鴨排風情，但少時郊遊，在新界阡陌看過鴨農提着長竹杆趕鴨上路，百多頭小傢伙搖頭擺腦，拍着翅踱着步的，跟着大隊前進，後面農夫輕撥竹杆，便「呱呱」的叫起來，轉變方向，湧去田間覓食，而趕鴨的就蹲在路邊，優游自得地抽着煙，那時節秋高氣爽，落日溫柔，別具詩情畫意。不過，歲月無情，這「趕鴨仔」的趣致景象現在再也見不到了。

醫學同養生

寒性體質可轉變

思 健

一到冬季，有寒性體質的人特別怕冷，他們怕吹風，白天四肢總是冰冷的，晚上睡覺離不開暖袋。半夜水涼後被窩裡還是冷的。除了怕冷外，寒底之人臉色蒼白、唇色淡白，又常覺得虛弱、易疲勞，且不知口渴，不常喝水卻常腹瀉。

這種寒性體質，有不少人認爲是與生俱來的，也就是說父母遺傳，或母親懷胎時形成，或出生時一場病而影響終生。然而從醫學上來看，這種寒性或熱性體質卻不是絕對的，它既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終生不變的，有可能經過環境、生活習慣和飲食方式而改變，也有可能在生過一場大病後就改變了。

中醫理論認爲，寒體性質的根本是體內陰陽失衡，陰氣過剩，陽氣衰減造成的，故可通過藥物或食物的補陽，暖脾、溫腎，來祛除體內之寒；西醫則認爲體內血液迴圈不良，尤其是肢體末梢的微循環有障礙，乃是形成「冷寒症」的原因。若患有貧血、腸胃病、營養缺乏或甲狀腺功能減退的病人，可對症治病，病愈了寒底亦會改變。

說來有趣，筆者有一位朋友，以前也是寒性體質，由於工作關係常熬夜，又經常吃些辛辣煎炸食物，後來患了高血壓，原來的寒底也變成了熱底。現在他非但不怕冷，還出現口乾、煩躁、便秘等問題。醫生現在要他忌口辛辣及熱氣之原先建議的食品了。